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莆田集卷三十 三十一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錄監生臣楊兆豐

甫田集卷三十

明　文徵明　撰

墓志銘七首

李宗淵先生墓志銘

宜興有樸學質行之士曰李宗淵先生形神木槁而博洽善文負其所有頗孑孑自好不能降意徇人人故不之喜而當世大人頗多好之往往折節與交而君卒亦

不為之下也君少遊學官有聲一不合即棄去北遊京師徐文靖富國稍欲牢籠之不可拂衣竟歸家居授徒給養學者經其指授往往去取高科而君再試再詘遂屛不事舉業以古文自見其後年益髙貧益甚所知或稍振植之旋起旋仆卒困以死雖其命數所值如此要其志氣鐖鐖有不可以利勢軒輊者嗚呼足重哉君諱瀛字宗淵其先晉陵人國初有吉甫者贅宜興於氏生子文遠遂家宜興文遠藝而有文君之曾大父也大父

某父某母邵氏生君六年而亡君能追思致孝又曲意
事其後母孫孫有子四人獨賢愛君雖所生不逮也及
諸弟長有室遂遜所居與之别營一室奉二親以居既
而弟復有廢業者復遜而去之所至雖窴窔陿隘必事
汎潔圖書行列花竹秀野客至焚香瀹茗燕笑以怡埶
利紛華之事一不入其心惟喜讀書揚摧究竟必求抵
止非若他人涉獵而已為文簡嚴不茍於投贈詩尤工
往往更數歲改竄不已其敏勵精進白首不衰也所交

皆天下士故少司空沈公暉吳文肅公儼今少司徒二泉先生邵公寶吾吳楊儀部君謙都太僕元敬處士沈周先生其尤厚者歲乙卯余試應天因元敬識君一言定交明年扁舟過余吳門示余所著書頗自悼其齟齬不遇余為著衍毀一篇自是歲必一至或再至雖相去數百里未嘗終數月不見也正德戊寅從其子采來留凡數日燒燈夜語意思悽然曰吾老恐不能數至尚庶幾兒輩無相忘耳葢歸未幾而病病數月竟死嗚呼疇

昔之言豈謂遂成永訣耶君生景泰六年乙亥六月四日卒正德十四年己卯三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五所著健齋集似遊録宜興新志多未脱稿娶蕭氏生子四人長即采今為縣學生次柔築龔女適邵椿年葬以卒之又明年辛巳二月某日墓在縣南之蓧嶺於是采以治命來乞銘銘曰　荆流瀜瀜國巖隆隆維秀之鍾匪伊孰逢有隱先生埜嵜歷落形槁心存怡怡寥廓翩其白羽泳於長波即之不得矧彼高羅崇之孼孼操之孑

子弗脂以韋寧剱之折篠嶺之陽有崗蜿蜒生斯藏斯是曰歸全

明故嘉議大夫河南布政司右叅政吳公墓志銘

公姓吳氏諱愈字惟謙晚號遯翁世家蘇之崑山曾大父子才大父公式皇贈承德郎刑部主事父凱字相虞仕終禮部主客司主事修正彊執事毋篤孝年四十棄官歸養以高年令終鄉人私謚貞孝先生毋安人陳氏公生正統癸亥八月一日成化戊子以縣學生舉應天

鄉試乙未舉禮部會試廷試賜進士出身戊戌授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乙亥丁母憂甲辰復除本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弘治庚戌陞四川叙州府知府癸亥進河南右叅政明年甲子致仕嘉靖元年壬午以登極恩進階嘉議大夫五年丙戌五月十又九日終于家年八十有四公自少開朗書過目不忘嘗詣外舅夏公仲昭閱壁間文累數百言閱已取筆書之不遺一字資既穎異又敏學彊解不遺餘力既連舉得雋益精進不懈初官法

比即思明法以達于政每退自公輒取獄詞翻閱探竟凡事始章程傳爰論報悉究而通之事至迎解不煩檢會所部兼理畿輔事尤苛劇公省決敏利庭無留獄析律詳明所當必允苟得其情雖貴勢不避時留守中官驕不奉法會有事當按公持之急中官使人宣言款公且懼以禍公酬對閒整語直而遜卒竟其獄不少骫骳然不為深文內庫遺火事連中司坐死者數人公具獄以比請尚書言情罪既得奚以比為公曰法如是不可

踰也尚書執不從獄上何文肅公當讞閲其牘稱善曰
此吳郎中筆也但所坐非正律宜以比言卒改用比律
奏之尚書乃悔不用公言由是益任公每公當遷輒奏
留之凡一再進官皆不離故署會詔大臣舉屬吏尚書
鄭晊侍郎徐懷聯章薦公堪長藩臬奏上而敘州之命
已下敘去京師萬里俗獷喜訐吏多並緣為姦公始至
判牘日以百數吏故矯列數事嘗之公且判且閲徐擿
所矯數事訊吏吏即叩頭具伏公既精敏善發擿而濟

以嚴重有犯即繩以法吏畏民懷訟用衰鮮尤慎刑獄每行縣録囚必有平反慶符盜正晝刼縣縣誣執二十七人皆抵死公審鞫左驗惟二人真盜乃悉縱遣二十五人其後果獲餘盜貴州都匀用兵叙當轉餉而道路險遠公調遣節適民不勞而事集出諸郡上有詔錫楮繼文幣旌之所屬長寧筠珙夷獠雜居剽悍易動公撫以恩信示之禮法久皆懷附然無故不輕調集會撫臣移文發其渠率至省閲習公執不遣曰犬羊之性未易

擾伏萬一奔迸不可安輯撫臣不以為然必欲致之已
而椎剽鹵掠旋不可制公手書片楮諭之即復弭帖葢
公推誠待物素為夷獠信向如此土官安鰲以馬湖叛
有詔捲捕而叙實比壤藩臬重臣咸會於叙公言鰲輕
剽無遠謀然罷甲精利兵亦蹻捷未易攻取不若重圍
困之彼中無水不一月可坐而降也議未决而鰲棄城
走將糾諸夷為亂衆相顧不知所為公徐曰鰲在吾彀
中矣問故曰彼以郡守將兵接戰勝負未可知既離巢

穴一窮虜耳所轄諸酋長皆其深讐彼且無以自容又何能為因遣人襲而執之曾不血刃而元兇授首及改設流官其醜類不服復嘯境上刼郡印為亂衆益恇擾公親叩其壘好言諭之曰若等情有欲言言諸朝當有處分何以印為印出朝廷失一印復制一印於我無損若持去特一敗銅耳吾憐若以無用之物自陷罪辟故為若言若無以印為也衆即委印解散自首事至敉寧公皆在行間謀畫多自公出比奏報而賞不及公衆為

不平公曰敘與虜接師或不競敘寔先受禍此守臣責也今得無恙幸矣敢覬賞乎在郡九年劭農振業興學教民民靖化洽歳亦比登乃平繇吏賦勾考邊儲之侵於民者得四十餘萬輸將轉調亦數十萬廪庾既充以時賑發流亡來歸戸口增羨郡以大治在河南兼理屯田時田多為藩府乾沒及勢家漁取或假中官莊覆厭抑詆讕莫能致詰公訾省鉤校多所緒正在省一年展采錯事方將有為而臺評出矣會蜀士有不恱公者復

從中醞釀之而公亦已倦遊遂致仕去公識慮精審舉動詳緩每計事必要其終斟度分劑不少滲漏一時雖若迂遠而積久考成往往有餘沿牒往來非公事不輒乘官舫雖遠不給過所官中餽遺一不受亦不以官物遺人嘗自言在官經費一錢以上皆注籍令皆可覆其所為必視法所在故歷官中外未嘗一掛吏議其待屬吏特嚴雖所喜不少假色詞所不喜者亦不輒肆訶挫不立科條不收聲譽而質行履方往往出名上故所在

政事卓卓而人鮮復稱之尤不欲有所附麗初登第觀
政兵部部僚有與當路交比者雅喜公故為引重欲援
致要地公謝曰某忝列進士入官自有本末因緣進取
非所志也其人媿謝後當路敗所引咸坐廢而公無與
時已避公卓識其後益厲不變浮沉常調者垂三十年
晚始遴追一奮而竟以讒罷嗚呼此足以占公之所立
矣家居尤事檢持出入起居咸有常度接人和而有辨
故雖燕笑融洽而人莫敢慢易人有過不面加誚讓惟

對之不言而已其待子弟亦然然人每以是候公顏色所加甚於質責也故諸子若孫咸孜孜自將無少縱弛閨庭雍睦訾毀不聞邑中稱詩禮家必首及之雅喜賓客讌設精鑿禮文詳雅周旋樽俎間終日忘倦晚歲聰明不衰音吐洪暢理言遺事記憶歷歷每對客舉似必深究顛末風流雅尚奕奕照人蓋以高年令德為鄉邑之望者二十有二年嗚呼今則已矣有如公者可復得邪公娶夏氏太常卿仲昭女封安人有賢行先公三十

年卒無子側室姚氏生子四人長東浦江縣丞次南國子生為仲兄靜菴後次西次守中國子生東西皆先卒夏安人生女三人長適王銀以子貴贈翰林院編修次陸仲戊辰進士死逆瑾時追贈大理寺評事次文徵明翰林院待詔側室趙氏生女二人適陸潔朱希韓餘一人尚幼孫男四人詩訪許詠詩國子生訪縣學生許夭女六人曾孫男二人女三人葬以卒之又明年戊子十二月十又七日墓在邑東積善鄉興仁里夏安人祔銘

曰

顯允吳公既貞既碩有言庚庚亦順其德侃侃貞孝為時令臣弗大厥施發于嗣人憲憲邦刑翼翼盛業豈曰世踐光于有烈維烈如何肅肅在公入守郎曹出疇民庸惟此叙服獠夷易蹙有綏弗詖式柔永懷豈民則懷亦貞厥履穆穆攸攸納于仁軌道隆罔嚇功成不言天子有詔往奠中原有攸王臣既貞亦蹇時弗我違身則既倦蒐裘既營式遄其歸公歸維何鄉人有依顯允吳公維民之則出建邦猷處範鄉國國則殄瘁斯人

云亡後千萬年以允有光人亦有言維德則久我作銘詞尚詔厥後

俞母文碩人墓志銘

碩人文氏諱玉清先公溫州府君女弟徵明之姑也維我先大父少卿府君生子四人先公最長次即碩人皆出先大母陳夫人碩人甫四齡而陳夫人卒鞠於繼母顧夫人已而顧夫人又卒於時大父方游校官家既赤貧薦罹多難幾不能自存碩人夙遭憫凶長益更練既

并歸俞氏為縣學生俞君濟伯之配俞故吳中名族業儒而貧碩人拮据卒瘏倍嘗虀苦而事婷嫜以禮相夫子順而有則俞君既數試不利家益困而二親日益老碩人事之益謹二親死俞君方試金陵家徒四壁又無強近親戚碩人盡撤環瑱槖衣以給襁事戁禭纖悉情文畢備不令俞君少有遺憾嗚呼可謂難矣碩人少受學家庭通孝經語孟及小學諸書皆能成誦與人言必舉古訓行必踐之雖倉卒糾紛不少淆亂教子女必以

道義不為妍嫌婉孌之態雖貧衣被完潔器物雖敝不輒棄與俞君處白首益恭或饍爨不繼亦無慍見之色先公及仲父中丞相繼起科第列官中外家日顯大碩人未嘗少有所干以是先公特賢愛之先公殁仲父中丞及今季父事之尤謹歲時來歸諸女婦若諸子姪迎侍恐後吉凶事必請而後行晚益慎重而意獨歡洽每為言文氏先貧時事以示規誨某歸自京師拜碩人牀下碩人撫慰甚至時中外至親彫落殆盡而碩人巋然

尚存庶幾時時見之猶見吾先公也詎意哭仲父未幾
又哭吾碩人嗚呼傷哉吾文氏自衡山徙蘇家世武弁
我先大父諱洪始以文顯仕終淶水教諭以先公及仲
父貴累贈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先大母陳贈安人繼
顧及呂俱累贈恭人碩人生正統己巳十月十六日卒
嘉靖戊子十月二日享年八十子男三人長有慶先卒
次有孚次有恒女四人長適縣學生顧春早寡刺目自
誓有司以貞烈奏旌其門次適沈濂次吳岡次賀巽孫

男三人女三人有孚以卒之明年十一月二日葬碩人梅灣祖塋合俞君之兆俾某為銘義不得辭則敘而銘之俞氏之先具余所著俞君墓志茲不復云銘曰　慧而明亦順而徽命之奇艱若百罹蹈之弗違乃全而歸嗚呼噫嘻梅灣蒼蒼有封若堂是為俞君之藏碩人往偕後永有光

彭寅甫墓志銘

彭君寅甫以進士出知湖廣之公安便道過家戒具家

人曰吾方服官政義不得顧家慎無以家累我遂單車至縣縣屬荆南連江帶湖民貧而俗陋君披抉道利悉意拊循稍以經術緣飾之誕章敷化朞年而治成然軌道自信不復以文法自拘一時文法吏咸憎疾之而君不顧也會枝江盜發一夕斬關而入縣故無兵倉卒不能拒盜遂執君䜿之以刃不屈披其槖空無一錢乃舍去曰是廉官也然帑藏所有焼劫畧盡矣事聞有詔督捕定罪盜既得而藏緃無獲法得不問而素疾君者從

而媒孽之坐不戢盗鐫一官責降廣東德慶州判官久之或言其非罪稍遷知廣之新會新會即古之岡州負山阻海夷獠雜居谿峒夷獠乘間時時竊發君至而鄰境已為賊據節鎮大臣方事招徠而夷性險譎不可擾馴稍急則降已復叛去勢不可終弭始議用兵而賊皆蹻捷阻險乘高出没不常官軍轉戰不前多所亡失無已取平民被誣者掠立成獄付縣杖之日以百數君既不義其所為多不時承令又供需浩穰不忍刻斂以徇

用是積忤上官欲求其罪罷之捃摭無所得乃以情弱不勝任劾君而君亦倦遊矣既歸杜門掃軌不與流俗競相還往日發其所藏書披閱涵泳間為論著亦往往賦詩自悼然皆不以示人或時引酒酣暢輒復理詠意淒然若不能自釋者久之竟以疾不起嗚呼悲哉君性質融朗而氣復邁往少則勤苦自將能以志帥氣既通諸經又貫綜羣籍揚搉探覓得其雋腴發為文章馳騁奔放頃刻數千言而詞旨精詣若出硎鍊激昂蹈厲以

古人自期下視曹耦莫有當其意者然數試不偶年四
十始領鄉薦繼登上第於是人始望之謂庶幾有以達
其志也而連宰二邑皆值僻擾方以戡難折衝從事而
剛方直致與物齟齬竟連蹇骫骳以死凡其所負卓越
之才精深之學與夫名世經遠之圖曽不得一試而竟
亦莫有知之者嗚呼豈不重可悲哉彭氏世以高貲甲
於里中君既仕顯而先世田廬乃復加損其貞白之操
有不可誣者而世之人顧以官簿不達議君嗚呼君則

何罪哉君諱昉字寅甫其先清江人高祖學一國初以尺籍徙隸蘇州衛遂居蘇之長洲曽祖仲英祖斌父至朴母某氏君生成化庚寅正月某日卒嘉靖七年戊子二月十又三日享年五十有九娶胡氏子男二人長年次科女一人適國子生劉遺明年庚寅葬吳縣隆池山既而墓為水所嚙二十年辛丑某月日改葬某山某原距君之卒十又三年矣銘曰　氣則奇亦昌于詞而不利於施甫引而馳端厥緌中蹶以違吁嗟彭君其命之

脽耶抑有槃於時耶

明故鴻臚寺寺丞致仕錢君墓志銘

嘉靖甲申錢君元抑以鴻臚丞致仕還長洲閲六年庚寅三月四日辛年五十有九是歲十二月廿又八日葬

鄉新阡嘗自為志至是其子寄文寄道復請

闕

為銘嗚呼余與君生同邑里少則同遊學官晚仕同朝相繼歸老於家延緣追逐四十年於此矣君雅喜交遊所與皆當世偉人而相從之久相知之深固莫余若也

余不銘君將屬之誰哉君諱貴字元抑姓錢氏吳越武
肅王之後宋有寶文閣學士諱端問者卒官平江遂家
長洲漕湖之上君曾祖珗祖迪父腴世有隱德而腴尤
業儒有聞以君貴贈文林郎太常寺典簿母陸氏贈安
人君生頴異數歲聞父讀史從傍諦聽若領解者問之
即能以意對父大奇之授以家學年十六選隷學官始
從師習舉子業不數月悉通其義御史按試輒占高等
弘治戊午中應天府鄉試益淬礪精進期取甲科既而

試禮部數不中而其名日益起從遊者日衆君質義演
摧必盡底裏又爲游揚引重使皆有聞一時學者咸親
附之正德辛巳以太學生試吏部入格授太常寺典簿
時方用羽流爲太常卿少君上言秩宗之任典司禮樂
統和神人職重位尊不宜以異端忝列其中又言太監
蕭敬饕陂懷諼屢遭論劾不宜在上左右又集姦璫王
振曹吉祥劉瑾事著三患傳上之時上新即位中官有
用事之漸君言隱然有所指陳人咸韙之會有事興獻

帝園陵君奉詔副大臣往治禮儀禮成復命賜白金五十兩及追崇議起君因論籩豆之數乘間有所論列或謂非所宜言君曰吾職祠事既有知不敢不以聞禍福非所計也在太常三年執事節適多所建正而操廉履慎莫或過舉既舉最當遷而君雅有歸志遂上疏乞骸骨朝廷以年未及不許疏再上乃進今官以榮其歸既歸即治塚壙於所居之傍治木待盡人以君年甫艾服不應有此方共訝之而豈意其遽止於是耶君篤於倫

誼事二親孝喪之戚而有禮待族屬尤有恩義家居為善族會會必導以義方申以法守使咸順于道或緩急有求必極力拯之至於家人生植則未嘗出口所居或不蔽風雨饘粥朝夕或時不繼皆泊然不以為意賦性敦悃而有情致雖中存介辨而接物圓融未嘗以許逆人人有過必曲為覆護務不令人知而稱人之善常若不及或有推薦往往不自知其身之窮而赴人之急恒自忘其家之匱也君學博而識精辨析亹亹能起人意

文詞藻麗所論著爾雅有法一時文學之士咸讓能焉及官中朝與翰林應元忠鄒謙之遊而太常博士馬子

闕陳惟濬又聠官相好諸君皆道學名流君與朝夕下上其論議始從事於治心養性而一切支離文字悉謝去老退林下益集諸生相與講明其説倜然自以為有得每以文藝喪志諷余而勗余以道余笑曰人有能有不能各從其志可也一時或有異同之論而余與君實相好無間嗚呼言猶在耳而君不可作矣尚忍言哉尚

忍言哉君所著有易通乾坤纂遺讀史例餘吳越紀餘
櫃天解畧騷經標注有問録杜律便覽芹遊記太常都
編總若干卷藏于家娶鄒氏封孺人子男二人寄文寄
道俱文學弟子員銘曰　有卓斯道匪人弗立匪文弗
宣繄言而克矯矯錢君賦才孔良神明內朠式昭用揚
既藝以紛靡言不析乃終有融會言歸極翼翼秩宗豈
不有試位卑言高維時之罪乃卷而懷遂厥有初彼將
不足我恒有餘何以餘斯身則有道弗究厥施式隆于

教惟教有成道斯用明志斯用行廼困而寧矯矯錢君實德則踐胡身之修而年弗衍其所不亡遺書陸離孰云匪至道乃在兹漕湖之陽有玄者宅我銘君藏後有考德

杜允勝墓志銘

嘉靖辛卯杜君允勝以郡學生試應天病不克試歸卒於家家貧不能喪故人門生相與賻而葬之陳君道通實經紀其事以余最故俾為之銘嗚呼允勝一至于是

耶允勝貌不甚揚而風度雅馴外若憒眊而精明内藴皂白井然微有聵疾而四方之事無不采聽對客舉似蟬聯纚屬無有掛漏聰明者不逮也至人有過亦不為諱然亦樂道人善故人雖或疾之而終不能勝夫憐之者之多也余與君比里而居又志業相契每有疑義必從君問難數日不見必有異聞所為資益余者甚衆而今已矣嗚呼有如君者可復得耶君少羸多疾故學最晚而其志最篤家世以醫顯君雖習醫而雅不欲以藝

名遂從經師受易鑚研淬礪窮日夜不休有聲望出已上者輒從之講習析理辨疑斷斷懇至有得輒手自箋記毫劄精謹朱墨燦然明經之士咸讓其能而君不以自足王文恪公歸自内閣遂往遊其門因得作文之要益務博綜羣經子史靡不講習下至稗官小說若唐宋諸名賢文集亦皆雋永而掇其腴聞人有異書輒走求之期以必得得則手自繕寫祈寒盛暑不離佔畢故其學粹而深為文光潔而傳於理非如一時舉子工為程

試之文而已自正德丙子至嘉靖戊子凡五試試輒斥
然每斥而其學輒益進至是極矣而竟不售以死嗚呼
豈不有命哉君諱璠字允勝別號潞巖先世淞江之青
龍鎮人曾大父宗敏贅於長洲林子恒氏故今為長洲
人大父明善父恒菴先生祥仕為崇明醫學訓科初恒
菴娶於吳生二子璧琮皆長大美好而君出於少房已
又喪其所生母顏氏嫡母憐而鞠之及是二兄相繼物
故而恒菴夫婦並高年令終生事死葬君能致力焉君

兩娶皆劉生子四人錞銶鏞鈁女三人孫男一人君卒於是歲九月二十有七日享年五十卒之後某月某日葬魏珠山祖塋之次以劉氏祔銘曰　學則充亦藝而工豈不有庸而卒困以終吁其逢

亡兄雙湖府君墓志銘

府君諱奎字徵靜後以字行別字靜伯有田在陽城沙湖之間因號雙湖居士吾文氏自廬陵徙衡山再徙蘇占數長洲高祖而上世以武胄相承至曾大父存心府

君諱惠始業儒教授里中先大父諱洪始登科為淶水教諭後以先君升朝追贈太僕寺丞繼以叔父中丞貴加少卿先君諱林起進士仕終温州知府先夫人祁氏府君生成化己丑七月廿八日卒嘉靖丙申五月廿日是歲閏月十日葬吳縣梅灣從先君之兆配姚氏子男三人長伯仁娶朱氏次仲義娶王氏俱縣學生又次叔禮出贅淞江趙氏女一人適劉穉孫孫男四人女五人府君讀書善筆劄聰明彊解達於事理平生氣義自勝

不為貴勢詘折雖素所狎媟一不當其意輒面加詆訶至人不能堪不為止然不藏怒畜怨或時忤人人方以為懟而府君則既忘之矣人知其易直亦樂親附之然卒不能勝夫不知者之衆也居常嚴於事先旦起必衣冠謁先祠非有故及疾病未嘗一日廢歲時祭享必精必慎遇時物必薦或未薦雖倉卒燕會不輒入口待里黨姻族有情緩急有求必為盡力雖宿有嫌釁悉置不問其少則同業長同遊學官依戀翕協白首益親癸未

之歲隨計北上府君追送至呂城執手欷歔意極慘阻比歸相見甚懽自是數年無時日不見疾且革顧謂某曰吾生無善狀即死慎無為銘謽我取人譏笑無益也其明達如此雖然不可以不志也銘曰　維伉而直弗以勢詘弗仇有疾而維義之克豈不有嚴秩秩先宗肅言將之敬德維躬生無矯情矢死弗欺廼坦有夷廼全而歸隱隱墓田于梅之灣葬從先公式永以安

莆田集卷三十

甫田集卷三十一

明 文徵明 撰

墓志銘五首

王履吉墓志銘

嗚呼悲哉王君已矣不可作矣君文學藝能卓然名家而出其緒餘為明經試策宏博奇麗獨得肯綮御史按試輒襃然舉首一時聲稱甚籍隱為三吴之望三吴之

士知君者咸以高科屬之其真知者謂能肆情詞藝非直經生而已然皆非君之極致也乃君之志直欲軼古人而逾之自非通古今周一世不足以充其所受也是可以一時一郡論哉君資性頴異將以勤誠於書無所不窺而尤詳於羣經手寫經書皆一再過為文非遷固不學詩必盛唐見諸論撰咸有法程余年視君二紀而長君自丱角即與余遊無時日不見見輒有所著日異而月不同葢浩乎未見其止也而豈意其遽疾而死也

嗚呼惜哉君正德初與其兄履約並以儁造選隷學官
嬎聲儷迹翹然競爽旣而履約舉應天鄉試尋舉進士
而君每試輒斥以年資貢禮部卒業太學又試又輒斥
葢自正德庚午至嘉靖辛卯凡八試試輒斥而名日益
起從遊者日衆得其指授往往去取高科登顯仕而君
竟不售以死嗚呼豈不有命哉君高朗明潔砥節而履
方一切時世聲利之事有所不屑猥俗之言未嘗出口
風儀玉立舉止軒揭然其心每抑下雖聲稱振疊而醞

藉自將對人未始言學益不欲以所能尚人故人亦樂親附之性悪喧䦧不樂居㕓井少學於蔡羽先生居洞庭三年既而讀書石湖之上二十年非歲時省視不數數入城遇佳山水輒忻然忘去或時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含醺賦詩倚席而歌邈然有千載之思迹其所為豈碌碌尋常之士哉是其志之所存必有出於言語文字之上者曾不得少見於世而僅僅以文傳而其所傳又出於文場困躓之餘雅非其至者嗚呼豈不重可惜哉

君孝友天至居嘗能愉悅其親而順之於道與兄履約少同筆硯食息起居未嘗少離既各授室而聯裀共食視室處之時恒倍也君卒時履約方官京師及是以都御史出鎮鄖陽便道過家以塟君某山之原俾某為銘君諱寵字履仁後更字履吉別號雅宜山人父貞以履約貴封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母朱氏繼母顧氏贈封皆恭人君生弘治甲寅十一月八日卒嘉靖癸巳四月三十日享年四十娶徐氏子男一人子陽太學生娶唐

氏解元伯虎女孫男一人銘曰　維慧而明亦埶而貞胡不濆於盛而卒困以衡吁嗟乎其名

東川軍民府通判王君墓志銘

余友王君涣文通判嘉興府之三年改涖東川軍民府東川𨽻貴省在烏撒之西本烏蠻閟畔部去京師萬里夷獠雜居雖名列郡特遐方一聚落耳君起儒紳跡落夷易居官不修章程不能曲事上官深文苛禮有所不屑用是積忤當路顧其任未久又未嘗一挂吏議乃以

逋慢易置之實奪之事任而投之要荒之外也君嘆曰吾誠不佞未嘗罔天與人而得是遠徙豈其命耶雖然吾行且暮孱弱之身豈復堪此遠役遂卧不起未幾竟以疾卒嗚呼傷哉君正德己卯以尚書領應天鄉薦試禮部數不中卒業太學嘉靖庚寅以太學生釋褐官嘉興授任督賦嘗一再攝縣及轉輸官材皆能其職卒年五十有三嘉靖乙未七月廿又五日也君諱渙字渙文別號墨池子世為蘇之長洲人曾大父存心大父以仁

父諱銘母陳氏君生精悍頴敏少則厲志經學旣選隷學官益事精進刺經摧義不遺餘力而博綜羣籍咸繹而通之鑄詞發藻必皆不經人道語而含咀英華經史錯出緯組爛然人讀之刻深𪗋棘若出硎鍜而君頃刻數百言操筆立就曾不經意而思致不窮其亦一時之奇雋矣乎尤工古賦得漢魏遺意詩宗白傅晚喜陸放翁范石湖然皆自出機杼不拘拘體裁而奇思奕奕始在庠序無所知名會部使者得其文奇之一時隱然喧

動吴下當其時莫不偉視其人謂區區制舉不足取也
而君亦自負所有不肯碌碌但已而厄於時命僅得一
郡倅潦倒末殺卒困頓以死嗚呼豈造物者有以靳耶
抑有司之失耶君高朗闊遠而舉止踈慢不事矜持出
言無所顧藉遇人無貴賤並狎視之其卒被中傷蓋亦
以此然其中實無崖異推誠投分簡而有情内之族屬
外之里黨朋從莫有間焉余友君三十年知君尤深及
是葬其子遂以吴縣學生陳君曉所為狀來乞銘君娶

郁氏先卒子男四人庚壬巳戊女四人適沈大謨顧儆范善徵羅元素孫女一人葬以卒之後二年丁酉十一月廿又一日墓在武丘鄉郁氏祔銘曰　維材孔良德藝其章既騫用揚而弗利于行維坦有虎弗失其馳迺蹇厥罹跋疐而違而蹎蹶以踦吁嗟乎其時兮其數之奇兮

叔妣恭人談氏墓志

恭人談氏吳人談世英甫之女母徐氏以成化巳丑十二月十又六日生恭人十有五年而歸我文氏為我仲

父都御史府君之配始恭人父談公為徐氏贅壻故恭人少育於徐徐翁諱士隆讀書敦義與先大父少卿公友善府君少則儁朗為翁所賢愛而翁又自賢其甥謂非府君不足配也遂委禽焉談徐皆無子故府君受恭人於談氏之廟而賔於其室談時華盛而府君方食貧然介潔高朗不有其家恭人事之惟謹左右進止惟府君之命府君夜讀勤苦必為修具或通夕不寐亦必與俱府君起家進士繼宰慶雲入為監察御史出貳太僕

所至以恭人從恭人靖恭厚默素無交比既貴益慎有
度寮寀女婦悉謝不通歲時問遺亦絶故府君歷仕中
外皆以清白稱及為御史以言事下詔獄事且不測人
為傍懼而恭人無所悔恨府君嘗自言當草疏時恭人
實秉燭侍知必掇禍而不為沮止使其時有言余亦不
能不動也其明達如此尤甘澹寂雖生富室而不事泰
侈府君素性高簡不立資遺家衆數百指俸入往往不
給飡粗茹糲人有所不堪而恭人安之子女十有一人

惟長子及毛氏女為所生餘皆長於少房而恭人視之悉如巳子撫字惟均又均其訓廸故諸子女親之亦不知非所生也恭人貞定若淑德充於容鳲鳩之化葛覃之風達於中外無有間言以府君升朝封孺人及官太僕遂進今封云文氏之先與宋丞相天祥同出廬陵其後徙衡山再徙今長洲吾五世祖俊卿仕元季為鎮遠大將軍湖廣管軍都元帥高伯祖定開仕皇朝荊州左護衛千戶高祖定聰散騎舍人曾祖惠祖即少卿公諱

洪仕為淶水縣儒學教諭累贈中憲大夫南京太僕寺少卿實生我先公温州知府諱林次即府君諱森字宗嚴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守南贛致仕卒於家寔嘉靖四年乙酉也越十有四年為十七年戊戌八月三十日恭人卒享年七十子男三人長斗國子生娶沈氏次徵賢娶張氏又次徵忠娶陳氏女八人長適鄉貢進士毛錫朋次殀次適陰陽訓術錢班次適太學生張哲次許嫁陸某未行而某卒守節在室次適錢次適周某次適

顧其孫男五人女幾人府君先葬吴縣穹窿山墓侵於水至是諸子改葬長洲花園涇先塋之右距少卿公墓百武而近以恭人祔是為嘉靖十九年庚子十二月三日庚申其為書其事以志昔柳子謂從人之道内夫家而外父母家故於伯祖妣李氏之葬敘柳氏為備余於是亦云若府君事行詳於先志者兹不復書

墓志銘

明故資善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致仕戚公

嘉靖十四年乙未九月十又三日前都察院右都御史長洲戚公以疾卒於家公仕弘治正德間以剛毅廉循著稱中外盖自弱冠筮仕郎曹即能抗捍權要得罪貶斥一再下制獄皆瀕於死賴朝廷仁明得不終棄再躓再奮卒至大官凡所臨涖輒著茂績樹風聲而高風抗節益厲不貶以故崎嶇展轉多所抵冒而豐功慼烈往往敗於垂成卒坐廢以死一時輿論於公有遺望焉嗚呼惜哉公諱應期字斯徵别號值菴裔出宋文肅公度

由餘杭徙汴再徙蘇之吳江今居郡城歴元至國朝衣冠不乏高祖啓東以儒醫際遇文皇為太醫院御醫寵眷隆極莫與為比曽祖俶不仕祖昕父璀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妣朱妣胡繼妣蘇俱贈淑人公以癸丑進士釋褐拜工部都水司主事奉使莅濟寧諸閘軌事要束啓閉有時公私舟皆以敘進官舟或挾私貨輒沒入之道路恐恐相戒莫敢犯而中官不便之時大璫李廣等方貴幸用事相與流議中傷既

不得間則以阻格薦新為大不敬逮公抵罪鐫兩階謫授安寧驛丞安寧隸雲南荒遠非人所居久之稍起為禄豐知縣禄豐古之禄琫烏𩣡蠻所居雜以猺獠慓悍梗化前政往往寇賊待之公不鄙其民誕章敷化納之仁軌民用歸集而盜亦救寧風聲所被洽於鄰壤尋陞四川順慶府通判受任督賦輸將権會咸有法程而鈎稽宿蠹民莫能謾所尤患者民歲轉輸松潘往往破產不足更費公審畫道利畨休而節適之事集而民不病

丁父憂解官道陞武昌同知服除改長沙專理赤籍東

公執法不事鉤摭而弊為之清郡中王府官校及衛所

餉給多為姦吏侵牟官軍往往坐困出怨言將為不靖

會公攝郡即程督吏胥稽其出內叅合分劑得其利弊

所在遂推行之上下給足而郡以無擾時都御史陳公

鎬布政使闕公鉞亟稱其賢將慰薦之俄陞雲南按察

司僉事歷按金滄洱海諸道擿伏省微所部職辦其屬

景東諸郡皆土官世職梟獍獠微王法有所不治公皆

以正臨之莫不偃帖向化知府陶某父子讐殺而姦人實搆其間公與兵備副使闕馳入其境縛姦人寘之法曉陶以義俾父子如初武定知府鳳美死其妻攝郡所為多不法而其子朝鳴尤陰狡潗惡推剽圍奪民甚苦之朝廷下所司究按咸憚不敢行公方入賀萬壽當道議留屬公公得牒疾馳就之出鳳不意毋子震慴伏謁輸情公因薄責其黨窮竟抵罪悉還所奪於民時鳳氏方感公廉其後必為患言於當道請降鳳秩設流官制

之奏上朝廷重於改更事格不行鳯後卒叛如公言時鎮守太監梁裕驕蹇侈汰一釀酒靡米八百石恣情横費漁取無厭公隨事裁抑不令得肆又請封禁省内諸銀礦先是礦有歲課裕擅為已有皴剥苛急民不堪命或縁是賊殺啓釁故公建議禁閉以絶禍源寔抑裕而奪之利也故裕銜之時御史張公璞副使晁公必登與公協以制裕裕因並奏三人誣以他事悉逮下制獄鞫訊慘毒張竟考死獄中公益不撓諸大臣言官交章論

救會乾清宮災遂得貫赦前事公已進本司副使復任未幾遂陞河南按察使策惰警頑風采益振太監孫清欲攬事權擅理民訟民或乘籍為姦利公面數之正言直氣無所回婉孫不能堪欲遂訐公以事以公望重而止丙子陞山東右布政使故事右轄多循默遠權具位而已公展采錯事無所退遜時僚長持重務存大體事或濡滯而公披決敏利案無留牘所興革緒正皆利病切急身名所系不可已者故雖嫌於侵權有所不顧戊

寅陞陜西左布政使時武宗西巡關中大擾而鎮守太監廖鑾陰賊強禦恃有内援縱橫省中諸弟姪豪猾席寵翼姦賍賄狼籍動以上供為言有司脇息莫敢問公至首執其左右尤無良者用法翦除之一切横歛皆格不行又不隨衆加禮廖滋不悦思有以中傷之先是有旨督造織罽其費鉅萬廖乃檄公取直檄文嚴峻寔以嘗公欲因是激之用為公罪公得檄即閉戶發籍稽按得所支破已逾數萬明日詣廖廖方盛氣以待公徐出

數示之因問吏費如此計所造有羸今皆安在顧以上聞廖出不意内惕不能對惶恐跽謝事遂得已及駕次榆林士馬滃集蹂躪紛遝人情洶洶而公處之裕如供頓百需取具呼吸間民不加賦境不知擾而事罔不集一時扈從諸璫若諸嬖倖氣焰薰灼自鎮廵而下重足屏氣莫敢與抗公先聲所被既有以讋之而臨事整暇足以坐鎮物情憸人小夫望而知敬一切非分之禮無藝之求消沮殆盡終竟彌縫無少疎脫同事諸公莫不

降嘆以為難雖上亦知之會四川鈌廵撫遂用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廵撫其地蜀去朝廷萬里夷獠雜居負險易動公練兵飭甲隨時疏捕不少息縱六番招討楊文林數出兵攻圍城邑虜劉吏民而流民謝文義亦糾𧴀夷為亂皆以次戡定捷聞璽書褒嘉錫以銀帛時朝多秕政權倖縱横誅求切㦯而蜀尤甚公糾檢緒正首事限列而繩之以法法外科歛一切放罷西南數千里為之肅然是歲已卯丁繼毋憂辛已服闋會今上登極

以疾乞休不允尋被命起撫江西適逆濠倡亂之後瘡痍未復加以饑虛所在盜寇充斥而彭蠡爲吳楚交會之浸盜出没其中阻險剽刼而漁舟爲之向導公調遣官軍團兵捶阨併籍羣漁爲伍使互相覺察盜不自容一時迸散時科謫方殷督餉嚴急民不堪命公平絲省斂隨緩急徵發所疏免雜調緡錢總數十萬而請留以濟民者亦不下數萬檄省臣分地賑卹而公自督率極意撫循民用甦息而歲亦比登屬淮甸阻饑首輸米四

十七萬石銀二十萬兩以濟而奉詔積穀備荒亦百餘萬石有詔嘉奬者再尋被璽書陞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時嶺南吏闕政不治兵疲財匱號令隳弛土酋玩狎不知稟畏而夷獠譸謾時時竊發公至陳兵大閱料簡鈎摭一時逋蕩以次復伍乃飭瘠積謹烽燧繕治干櫓部署諸將俾各守要害紀律嚴明精采煥發於是諸夷稍稍知懼而邊徼有恃矣歸善劇賊李文積據桃子園為亂公檄守廵發兵捕斬生

擒文積及其黨李萬金等斬首一千一百三十級俘獲男婦四百人土官劉召誘執兵官據思恩府以叛即調遣民兵分隷將官授以方畧而躬率守巡諸臣繼之進攻邑梅諸寨摧鋒衝擊大破羣酋斬首一千九十七級俘獲男婦五百餘人召被創赴火死餘黨悉平田州土官知府岑獰懷諼忮狠恃險遠將為不靖畜聚累年及是數出兵焼刼州縣事聞下公體量公與巡按御史謝汝儀會三司守臣參畨籌畫咸謂此積歲逋誅不問益

熾而一方之民不容不拯於是上疏具陳方畧大率誅首惡而貸協從兵部覆議從之事下而公已得旨改官矣先是公稽校尺籍得總兵太監二府肬卒甚夥並勒歸伍而深抑其官屬不令暴横又檄下兩省及湖廣諸路凡所調遣悉自幕府關決於是二府禁不得肆大輿讒構欲以罪去公當道者為之調停遂除工部侍郎提督易州山廠寔奪之權而置之閒散之地會言官復有論列公遂引咎乞歸得旨致仕嘉靖四年乙酉也丁亥

河決徐沛漕渠淤塞役民夫濬治久弗即功有詔集廷
臣議舉可以治水者僉以公名上遂錫璽書起公於家
即拜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南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
河道時尚書李承勛胡世寧建議欲於昭陽湖東别開
漕渠而少卿黄公綰詹事霍公韜各陳便宜並下公看
詳公與郎中柯維熊員外郎王大化叅議劉淑相親往
相度延訪父老皆以地形平衍可以就功乃上疏言黄
河之患古今則然而中原平衍無洞庭彭蠡以為之匯

故遷徙不常爲患特甚而其性避高就下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力勝也弘治以前河下潼關即分三大支二支俱出汴城之南東行由泗經淮以入於海一支出汴之北東行至兖二分小支一出沛之飛雲橋一出徐之小浮橋俱入運河徑下邳州會淮入海正德以來汴南二支湮塞併入汴北一支於吴全河東下至於徐沛俱入運河自此汴河無患而徐與豐沛適當其衝近年河漸北徙小浮橋亦已湮塞曹單城武諸縣楊家梁

靖諸口奔潰四出徑趨沛縣漕河橫流出於昭陽湖之東泥沙壅遏勢緩則停遇坎則滯致淤運道為今之計大畧有四曰疏上流曰濬故道曰築長堤曰改別地上流不殺則決口不可塞長堤不可築而河防不可成河防不成則淤不可濬而故道不可復此今之漕河所以不容不改也廷議是之詔以春和興役公先命郎中等官分治舊河使通漕舟而堅築隄岸以障黃河之衝別濬趙皮縣家渡諸處以殺上流之勢於是簡屬吏之賢

者以任新河之役躬履其地量地授工分程布役時其食作而公其勸懲聯絡相維統攝有敘甫四閱月而工完十九旦夕告成而讒言遽興有旨罷役而公去國矣公上疏自劾因以疾求退會有嗛公者從中醖釀之遂被旨閑住時諸老大臣爭言其枉戶部尚書鄒文盛刑部尚書胡世寧言之尤力胡言改河之議寔發于臣自古國家論誤事之罪必追責首議之人㦯其𥡴廉勤果毅受任數月既通舊河復濬黃河上流功效如此固當加

勞徒以臣言新河之故使得罪以去臣何顏獨居於此鄒謂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宜念漕河干繫之重體大臣幹理之難雖發言盈庭誰執其咎云云蓋斯役之罷起於一二同事者以細故更相責望坐失事幾故當時公論如此公家居七年更赦復職致仕既而大臣言官相繼論薦海內士大夫方冀其復用而遽疾不起嗚呼惜哉公為人修正強執遇事直前不為利害回折奉公憂國之念寤寐不忘體貌嚴重進止有恒居家

整肅如臨官府而賔客讌談雍然有情待諸弟妹甥姪有恩族人孤嫠有給婚喪患難有助於倫誼甚篤也生成化甲午八月廿又一日享年六十有二娶沈氏繼顧氏皆贈淑人子男二人長之材郡學生次之榮娶俱王氏女一人適前工科給事中陸燦孫男六人茂勲郡學生茂熙茂廉茂夀茂然俱幼以卒之某年月日葬其縣某鄉某原某晚辱公遊知公為詳及是葬二子以治命屬銘不可辭銘曰　桓桓戚宗立氏以國孰其徵之曰

有成伯有顯者吉在漢則良曰苞考章奕世其昌别籍於杭爰有文肅煜其宗聲不忝維穀有展中丞德言則繼于千斯年有衍弗替衍之維何道則有光行則有方政業其章履貞用嚴侃言維直歷險以夷維正而克我循維良我武維揚豈不有庸讒言孔傷彼讒則傷我行維烈道有險夷不易其轍亶其有馳迺端厥綏或失之吡而名匪虧有展中丞維吴之淑豈不云亡公其莫贖

鄉貢進士贈承德郎尚寶司司丞顧君安人梁

氏合葬銘有敘

鄉貢進士顧君之卒也其子謙亨方官尚寳請于朝得贈君承德郎尚寳司司丞未葬而其配梁安人繼卒乃嘉靖辛亥冬十有二月八日合窆邑之令字圩新阡於是謙亨奉君從子江西布政使夢圭所為狀及所自述安人事行詣予請銘按狀君諱履方字仲立别號恒齋故大學士文康公之子也母夫人朱氏君生朗潤若淑木質而理少授學家庭刺經綴文能自刻勵于時顧氏

文章科第彬彬輩出君在羣從中年最少循飭愿謹未嘗以語言先人而意獨領解父兄並賢愛之年十四選為縣學生益精進不懈及侍文康公居京師卒業于學士吳公仁甫益見端緒尋入國學受知于故祭酒陸文裕公月課率在高等戊子舉順天鄉試試禮部不中及文康居宥密以嫌故數試輙斥人咸惜之而君不以為忤文康薨于位君扶護南還不復有仕進意朱夫人勉使就試試又輙斥居二年得疾遂不起嗚呼惜哉君靜

重厚默讓約自將文康晚益貴盛門户煇赫君日益加慎刺史縣令咸與分庭抗禮承事恐後而君閉拒了了靡所干請出入閭巷傔從斂約被服雅素人不知其宰相子也與鄉人處畢抑闔閭不少驕揚或肆侵侮輒起逸去不與校文康闊達好施不立貲遺祿賜所入皆緣手盡而君挐擊寡與居常不妄用一錢家得不墜至卹窮賑匱乃無所惜孝性純至事文康公甚謹而能順之于道文康疾兼程馳赴比至而疾已彌留嘗藥視牏扶

掖憂懸不解衣帯者累月比卒哀毀踰節治喪戚加于易人尤稱之安人梁氏故泉州府同知尚素之孫德安府推官九成之女文康與九成同學友善知其有賢女遂委禽焉梁顧皆儒宗鉅姓壻婦咸得所擇安人幼慧有識能決疑審事鍾愛于父母繼歸尤為文康所賢文康入朝屬家于子時仲立方隷學官力學事進取生殖靡密惟安人是賴銖黍化治纖悉俱宜念舅姑在遠械遺餽問月無虛使既而文康日益老夫人多疾乃偕仲

立隨侍京邸潔豆籩葺衣履起居惟時暑寒曲備文康與夫人安焉恒舉以勵諸婦若諸孫婦曰新婦得如此可無憾矣文康晚生王庶祿養婚娶咸于安人視咸焉仲立與歸氏姊及朱氏寡姊同居二十年安人視如親姊終始無閒言娩德儷義宜于夫宗如此可謂賢也已君生弘治丁巳三月廿有四日卒嘉靖丙午七月廿有九日享年五十安人生弘治乙卯四月一日卒嘉靖庚戌十月廿又二日年五十有六安人生子男二人長即

謙亨尚寳司司丞娶陸氏封安人次謙益翰林院秀才前卒娶周氏繼查氏女二人適王世業周允懐俱國子生側出子男一人謙福出後叔元敬孫男七人咸和咸平縣學生咸康咸寧餘幼孫女五人銘曰　於赫文康惟時名德有勲隆隆式章用奕貴宗煜煜世績桓桓匪籍則華惟承之艱有㞭符丞純明而懿豈曰弗濆寳衍厥世既孝有文亦騫用揚胡稟之碩而命靡昌弗昌于朝爰肅家政刋落綺紈式共而靖孰其儀之有婦惟協

胡斯弗延乃騈則折令圩之墟石穴惟雙有偕則藏以

永無疆

莆田集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甫田集卷三十三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舉人臣蔡枝華

南田集卷三十二

明　文徵明　撰

墓志銘四首

翰林蔡先生墓志

嘉靖二十年辛丑正月三日吳郡蔡先生卒吾吳文章之盛自昔為東南稱首成化弘治間吳文定王文恪繼起髙科傳掌帝制遂持海內文柄同時若楊禮部君謙

都太僕元敬祝京兆希哲仕不大顯而文章奕奕顯然在人要亦不可以一時一郡言也先生雖稍後出而所造實深自視甚高常所評隲雖唐宋名家猶有所擇其隱然自負之意殆不肯碌碌後人而潦倒場屋曾不得盱衡抗首一儕諸公間而以小官困頓死嗚呼豈不有命哉先生諱羽字九逵其先望於陳留宋南渡時秘書郎源自大梁徙杭又自杭徙吳居太湖之包山先生其十四世孫也高祖敬曾祖貞祖昇以長子貴封奉政大

夫父洵母吳氏先生髙朗疎俊聰警絶人少失父吳夫人親授之書輒能領解年十二操筆為文已有奇氣稍長盡發家所藏書自諸經子史而下悉讀而通之然不事記誦不習訓故而融液通貫能自得師為文必先秦兩漢為法而自信甚篤發揚蹈厲意必已出見諸論著奥雅宏肆潤而不浮詩尤雋永蚤嵗微尚纎縟既而濺滌曼靡一歸雅馴晚更沉著而時出奇麗見者謂雖長吉不過先生乃大悔恨曰吾辛苦作詩求出魏晉之上

乃今為李賀耶吾媿死矣其高自標表不肯屈抑如此然其所作凌歷頓迅誠亦高躛莫及當其得意時不知古人何如也先生故邃於易出其緒餘為程文以應有司而辭義藻發每一篇出人爭傳以為式而先生試輒不售屢挫益銳而卒無所成蓋自弘治壬子至嘉靖辛卯凡十有四試閱四十年而先生則既老矣歲甲午以太學生赴選調天官卿雅知其名曰此吾少日所聞蔡某今猶滯選調耶然限於資地亦不能有所振拔特以

程試第二人奏授南京翰林院孔目居三年致仕歸卒
於家

袁飛卿墓志銘

飛卿諱翼其字飛卿姓氏袁蘇之吳邑人也世家郭西
金昌里曾大父某大父某俱隱不仕父某以族人仕京
師為兵官因隷京衛為武學生不幸早卒飛卿三歲而
孤育於母王氏少奇警異常母授之書輒能領解十齡
能把筆為文稍長益淬礪精進尋補郡諸生益事博綜

奇文秘記多所採閱聞有未見書輒奔走求之往往併金懸購以必得為快手披口吟窮日夕不厭雖隷學官業進取而不專事俗學然出其緒餘為程文則濊滌蔓纍劖删陳爛典麗明發煜然秀出每一篇出爭相傳録不終日已遍於邑中其為人慕尚如此然試有司輒不利自弘治甲子至正德丙子凡四試始舉於鄉是歲以母病逗遛不及赴省試自是更七試或赴或不赴竟不獲一第而飛卿老矣葢其性跅弛而意復遒蕩初未嘗

以功名為意或勸之則曰吾性不耐事慵惰成習今仕途以禮法羈人視吾狂易果堪為世用耶平生名義自信口未嘗言利與人處不為岸谷然矯亢任情不能與物俯仰一有所觸輒狂叫奮詈是是非非必達其志乃已晚益骯髒深藏不出以樹蓺自娛性喜菊闢小圃植菊數百本手自栽接不以為勞嘗曰吾平生萬事皆可遺棄惟積書種菊不能忘情或時饘粥不繼回視吾所有輒欣然以樂不復自知其貧也昔陶靖節採菊東籬

悠然有會又其言曰奇文共欣賞以淵明之高塵視一世而猶復云云者直欲寄其所志焉耳余之所癖殆是類也嗚呼飛卿豈亦一時奇譎之士哉飛卿生成化辛丑十一月廿又九日卒嘉靖辛丑二月廿又一日享年六十有一初娶徐氏無子繼瞿氏生子一人麟士麟士以卒之明年壬寅八月廿又九日葬黄山祖塋之次前葬以狀來乞銘且曰我先君毎讀公文輒喜曰死而得文君銘可不死矣先君之亡雖無治命而其言不能忘

也敢以請嗚呼余之言果足以永吾飛卿乎哉雖然不可辭也是為銘銘曰　藝則工亦奮有庸胡仕之邅而卒困以窮有植蔾蔾緹緗縱縱歸視其家樂靡有忡亶適厥中而惟志之從吁嗟飛卿其永終

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文端吴公墓志銘

嘉靖六年丁亥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長洲吴公自知制誥出領禮部事尋加太子少保出為南京吏部尚書

故事無有自内制出理部事者若分司南京亦必有故而出公一再徙官雖以叙遷實皆左授蓋當路有嗛公者陰擠之士論咸為不平而公怡然就道無幾微見於色辭久之竟致其事而歸歸十有四年年八十三乃卒二十一年二月一日也公之歸也朝廷重其去特給輿皂廪以餘禄及是訃聞贈太子太保賜謚文端遣官治葬事自始死至葬諭祭者四皆異數也公舉弘治癸丑進士改庶吉士乙卯授翰林編修預修大明會典丁父

憂服除復入翰林為編修修通鑑節要兼修玉牒正德
丁卯陞翰林侍講兼經筵官修孝宗實錄充編纂官實
錄成改南京刑部員外郎先是逆瑾用事朝士往往屈
節自容公與同官獨亢禮不為下瑾嗛之會進書延賞
遂矯詔以更練為名盡出諸編纂官為曹郎公在刑曹
逾年陞南京禮部郎中瑾誅召還復入翰林為侍講兼
經筵如故尋陞侍講學士癸酉出為南京祭酒乙亥陞
南京太常卿嘉靖改元壬午召為禮部右侍郎進左侍

郎奉詔使安陸恭題獻皇帝神主奉迎還京賜白金文綺進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知制誥修武宗實録充副總裁實録成賜白金文綺陞禮部尚書兼官如故是歲謁告省墓丙戌還朝尋有南京之命而公自是去國矣公生秀穎凝重少則知學稍長還隸郡學為諸生剌經綴文不專事舉子而程試之文藻麗雋發擅名一時既入翰林益肆力於學貫綜羣籍雋味道腴攄辭發藻務刋奇譎見諸論撰溫潤爾雅足自名家而醇謹修

正尤以制行著稱初官法比或懼不勝任而公探讞維
審不為文深傳爰論報咸協於令有老吏所不及者自
是歷兩京荐登華要展采錯事所至職辨而南雍之
政淵靖端方軌迹夷易士服其誠入典邦禮屬繼統之
初追崇未定羣僚百執事建議紛紜公軌道緒正不為
苟同擬議之間多所乖忤頼上仁明不以為罪而一二
秉權之人則已意忌之矣得罪去國殆亦以此立朝四
十年雖以文字為職而國家利害生民休戚未嘗不以

嬰懷有所見聞輒陳諸朝其言淮揚亢旱民流道阻及漕河通塞之故審畫有叙斟度維宜皆可見之施行嘗言范文正公自其少時即慨然有志於天下吾為鄉人媿公多矣於鄉里先輩獨喜吳文定公事輒師之晚歲家居修復陸宣公墓及建先賢祠以祀范公及胡安定尹和靖凡以顯揚先烈表率後來也其好古樂善之心惟日不足故見諸行事咸有法程而世道榮辱升沉之事一不動心嘗四典文衡一領國子名卿碩輔多出其

門而靖恭自將不以為德閒朗醞籍喜慍不形否臧不出口故人莫能窺其所藴然而端居自守之操仁隱不害之心所以播諸朝省被於鄉人者卒亦莫之能揜也

公諱一鵬字南夫别號白樓居士世為蘇之長洲人高祖泰老曽祖歆俱不仕祖琮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南京太常寺卿祖妣周氏贈淑人父諱行初封翰林院編修階文林郎後累贈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妣司氏繼妣趙氏俱累贈夫人公凡三娶元配宣繼姚又繼薛宣薛皆

累贈夫人子男二人子忠早卒子孝已丑進士庶吉士今為南京吏部主事以親老乞恩侍養於家孫男五人尚朴尚儉尚默尚遜尚潔朴以公蔭為國子生女四人孫女四人卒之歲十月廿六日葬吳縣陽山新阡某鄉里晚學辱公折節與遊知公為深於是子孝屬某為銘自顧猥劣不足承命而誼有不得辭者銘曰　維吳與區秀頴則鍾孰其尸之展也吳公維公英英賦才孔碩靡亟以徐亦貞而式維貞弗隨乃時有困田翔庶僚弗

隤厥聞道弗終否迺窮而亨迺言有翼式昭用明進司帝制出教於國以德以文以莫不克展也吳公木質而理爰德之華匪言則藝豈無遠猷亦憂有思時弗我庸舍旃來歸退斯有榮維順而正八十斯齡爰考終命有展吳公令德維恒少也師古老而彌貞人孰不仕孰完如公孰不云亡哀榮始終煌煌密章天子有詔昭銘墓田尚後有考

故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顧公墓志銘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閏正月八日辛巳南京刑部尚書顧公以疾卒於金陵里第先是公考績還自京師道聞長子嶼卒驚惋得疾抵家疾甚久之竟不起嗚呼惜哉公諱璘字華玉别號東橋居士世為蘇之吳縣人國朝洪武中高祖通以匠作徵隷工部因占數為上元人曾祖海不仕祖誠以公貴贈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考紋號愚逸初封承德郎南京吏部主事加贈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祖母陸氏母楊氏俱贈夫人公以應天

府學生領弘治乙卯鄉薦明年丙辰舉進士已未授廣
平縣知縣壬戌徵入為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進稽勳
郎中正德已酉陞河南開封府知府癸酉謫授廣西全
州知州丙子起知浙江台州府陞浙江布政使司左參
政嘉靖改元冊立中宮禮成奉表入賀道陞山西按察
使以親老辭不允尋以病免戊子起為江西按察使未
行陞浙江右布政使轉左布政使庚寅召為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巡撫山西上疏乞終養忤旨落都御史以布

政使致仕丁酉再起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兼贊理軍務已亥陞刑部右侍郎尋改吏部會顯陵肇工改工部左侍郎領山陵事進工部尚書事竣還朝改南京刑部尚書公於是歷仕三朝閱五十年歷十有九任積階自文林郎歷十有一資為資善大夫正治上卿公融朗闊達精於吏理能激昂任事初涖廣平年甫弱冠或易視之而公闓決敏利擿伏若神拊循道利靖而不煩而飾以文學有古循良之風及為開封益更練堅

决盗起燕薊流刼中原攻圍城邑所在繹騷兵部尚書彭公澤奉詔疏捕領兵壓境上簡公自輔公亦悉心展錯練兵飾甲轉餉傳餐取具呼噏閒而厭難折衝謀畫居多在郡期年隨事經理多所緒正而强執不撓鎮守中官廖堂恃逆瑾黨援圍奪自恣公摧抑捍蔽每折其萌芽不令得肆瑾誅廖罷去而錢寧用事羣閹方熾王宏者尤誖謾剽疾繼廖出鎮秉權席寵氣焰讋人一時有司或屈節自容公故不為禮有所徵需一一不荅歲時

展謁長揖而已用是積忤宏宏方恃寧為援矯詔逮赴錦衣獄獄吏問狀公據禮執誼抗言條對一無所承寧無已遣邏卒陰探郡中無所得乃文致他比以竟其獄獄成鐫三階徙全全即古零陵郡越在嶺嶠僻遠荒陋公不鄙夷其民而翊以文教道化更革誠心拊綏久之民用乂安而士興於學甫三年而有台州之命台為東南劇郡武衛錯居俗獷而喜訐胥吏並緣其間縱橫饕詖吏數政不治公至爬疏剔抉求得其敝端與利源所

在次第興除之故事武衛諸城郡為修築更費浩穰率為主守者乾沒恒歲一築築輒壞公鈎考得所侵漁悉没入為城費檄義士經理而程督之故他城易隳而台所隷三城特完郡瀕海有鹽莢之利貧民業鹽自食辜苦摧煩苛毋迂道轉輸而邏卒乘是為姦利至相賊殺不可止公為弛禁俾得負販出郡下而薄其税入民用便利而國課亦登故時軍餉不時給運軍往往稱貸以需而駔儈得肆侵牟公支放有期而勾稽維審軍皆給

足而姦民無所牟利矣郡南瀕江卑下多水患地有中
津橋且壞公復修之因築石隄而樓其上凡數十楹人
初莫喻其旨已而夏潦水猝至居民得依樓以避所活
以千計乃服公先見云既久於台悉浙中事宜繼起藩
叅遂得舉而行之雖不及久而宏規石畫功緒為多及
以左轄重臨盆諳練宏達而意復周審展采錯事惟志
所為而釐革積敝若賦發科適調補吏胥皆利蠹蟠結
前政所不敢問者公排根絶蔓振剔不少縱而畫一以

守要求章程咸正而核吏不得緣以為姦事緒雜襲文牒糾紛隨事剸裁司無留政御史按浙者往往歛手無所事事然積不能平乘其解任而躡尋過誤一時雖横被口語而素履明潔堅實在人卒亦不能有所誣蔑也起撫湖南益事振植湖湘邈曠提封數千里撫臣尊重受計坐理而已公不躡故迹軺車省循徧歷州郡雖徧疆下鄙莫不躬蒞跋涉險阻蒙犯霜露不少厭却故事撫臣述歷必以藩臯守臣自隨公悉謝遣軒車簡易㒹

徒歛約供頓次舍身足周用民安堵不知為勞念荆湖沃衍而流庸惰弛地利有所未盡科輸煩擾期會促迫民日益貧公私交病故所至勸農振業平繇復税而擿伏省徼軌迹夷易民用安集而歲亦比登在鎮逾年多所建白首言地瘠民貧兵食不足而藩府賦祿無限後繼為難又以湖湘控扼邊徼地大事繁御史按部歲更一代勢不得周欲乞添差御史分涖湖南北以廣詢謀又言外屬臣僚多有宏才碩望足充任使者比歲限以

藩府戚屬不得內徙此非祖宗舊制乞越例推選以收偉才所言凡數十事皆當時利病深切治理雖不盡施行而論者莫不韙其言云顯陵之作役大事繁經費不貲公既長於料簡而程省弗懈調發有制視他所塋率損費十五而功實倍規制宏偉翬飛赫奕而民不告病有司不以為煩其經理施置有足多者然此特出其緒餘耳而非公所用以為才也及是雖典邦刑而留司務簡亦不足以盡其用且鄉里所在父老姻戚不能無望

於公而公執志堅定不肯骫骳以狥苟羅於辜必以法繩之豪植強禦咸不得肆而怨讟興矣言者因得假以為辭肆言醜詆而素所忌嫉之人從而醞釀之公雖內省不媿而不勝浸淫之辱竟鬱鬱以沒嗚呼公論不明是非失實使瓌奇卓越之才不獲推究於明盛之世必有執其咎者君子固有俟於百世之下也然公亦奚憾哉公素長者不虞人詆欺而直諒自信不肯脂韋干譽出入中外垂五十年一時新進多非曹耦公既前輩自

處論議之間陵轢奮迅侃侃自將每下視諸人多不能堪往往傷覰切齒而公不知也其得謗受禍殆亦以此平居事親孝愚遇公病疽公時已五十餘與同臥起吮濯扶掖舉身親之肉血淋灕十指皆潰曾不肯自佚以委勞於人初公以親故一再解官其後出入靡恒而二親之亡公適皆在告皆得受終焉殆有不偶然者處羣從兄弟尤極友愛從弟玉英繼公起進士官按察副使仕歸而貧而介潔自將公雅知其志雖日與親接而不

輒饋遺然而中心相孚不殊同胞也少學於李璞先生李死一子不立妻某不免饑寒公在官每分餘資給之既又為其子植産旋植旋廢而其子卒困以死乃迎某氏於家死為斂葬而給其孫如子終其身不衰友人胡欽死妻方食貧養姑公俾里中上其事請表於朝凡旌核採究文牒往來咸具於公而一切更費咸自公出至於里黨族屬婚喪緩急亦多倚成於公其於倫誼至篤也為文不事險刻而鑄詞發藻必古人為師見諸論著

雄深爾雅足自名家詩尤雋永雖矩矱唐人而劉芝陳爛時出奇峭樂府歌詞不失漢魏風格問學深博既有資地而才敏氣充足以發之自其少時已有名世之志既舉進士即自免歸大肆力於學時陳侍講魯南王太僕欽珮皆未仕家居皆名能文與相麗澤聲望奕然時稱金陵三俊及官南曹曹事甚簡益淬厲精進居六年而學益有聞自是出入中外所雅遊若李崆峒獻吉若何大復仲默若朱昇之徐昌穀皆海內名流一時詩名

震疊不啻李杜復出而公頡頏其間不知其孰為高下也然諸公皆仕不顯又皆盛年物故公仕最久官亦最顯所歷若沅湘若天台鴈宕若衡嶽皆山水勝處雖簿書鞅掌而不忘觚翰所至領客讌遊感時懷古臨觀賦詩風流文雅照暎林壑委蛇張弛有古高賢特達之風及是將解留務往來吳門尋鄉里舊遊期余盡遊諸山以畢其平生而事左心違竟成乖越嗚呼而今已矣尚忍言哉公所著書曰國寶新編曰近言曰顧氏七記詩

曰浮湘稿曰山中集曰息園集曰憑几集曰登衙小紀總若干卷其生成化丙申七月二日享年七十娶沈氏封夫人子男三人嶼歲貢生娶羅氏峙娶陳氏又次峻女二人適俞璉趙念孫男八人履祥蔭為國子生次賔祥元祥耆祥應祥楚祥餘幼孫女二人曽孫男三人履祥等以卒之明年某月日葬上元彭城山之原前事奉公門生太常少卿許穀所為狀來乞銘銘曰　於穆孝皇立國用明孰言翊之允維邦楨烈烈顧公維時之彦

爰外而中式敷用踐起家民牧弗奪弗違言飲之和既去而思豈德則周亦堅厥志志植靡移乃言有濟扶微興壞樹之風聲載蹶載奮卒偕以升維靖而共乃剛弗折式遄其歸峻躋華列出將使指入典邦刑以翼以貞以莫不維爰飾用文富兹述作廼古有訓仕優而學其學如何亶言華國敷彰帝猷詠歌明德在孝皇日羣獻英英發藻攄詞式章用明翺翔後先公實曹耦德音洋洋經學之懋烈烈顧公既瓌既奇學為文宗政為吏師

維學維政鮮玆兼得緊名之高斯毀之積烈烈顧公連蹇在是豈不顯融迄屯厥施彭城之原公兆於斯尚後有考視此刻詞

莆田集卷三十二